



學林碎話

1919年～2009年的中國文人剪影

王國華 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學林碎話

1919年～2009年的中國文人剪影

王國華 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學林碎話：1919年-2009年的中國文人剪影 /

王國華著.--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
科技, 2010.03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PC0097)

BOD版

ISBN 978-986-221-416-9(平裝)

1. 作家 2. 傳記 3. 中國當代文學

782.248

99002901



史地傳記類 PC0097

學林碎話

——1919年～2009年的中國文人剪影

作者 / 王國華

主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蘇書蓉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10年3月BOD一版

定價：350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上編.....	1
但恨不見替人——梁實秋和胡適.....	3
當年曾是同路人——梁實秋和聞一多.....	11
擦肩而過——梁實秋與沈從文.....	22
在徐志摩和郁達夫之間——梁實秋的心路歷程.....	25
抗戰無關論：身披「民族大義」外衣的群毆.....	34
只談政治不做官——梁實秋的「後臺」.....	42
梁實秋的末世情結.....	48
鄭振鐸感激批評.....	53
胡適考證蒲松齡.....	56
蔡元培造假.....	58
瞬間的惶惑.....	61
傅斯年彈劾宋子文.....	63
郁達夫的死法.....	67
儲安平的另一面.....	71
「鄧拓冷待周汝昌」分析.....	76
舒蕪的氣質.....	79
王婉之死.....	82
妻子你好.....	87

吳冠中的「真相」	90
窮人新鳳霞	92
好	96
哭	97
位低守志	99
翻盤	101
路翎：作為戰士的悲劇	104
湯炳正先生	108
章克標：人走了，話要說清	113
蕭乾，臧克家	118
柏楊不和李敖鬥	120
悄悄老去	122
李敖拒見劉賓雁	124
邊緣人王拓	126
理想主義者高橋	128
無名氏的股票	130
朋友	133
古稀之年	134
上官纓三題	137
下編	141
涵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143
孑然獨立的獨立	146
魯迅的建設性	150
魯迅為何不愛旅遊	153
周作人用典	155

胡適不捧場	156
研究者	158
古文人格	159
名士風流	164
世間漸無編輯家	169
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	173
熊十力動手	177
劉半農的「她」	178
不刻意	180
尋找冷板凳	182
譚其驥代筆	183
從「歌謠研究會」到教授何為	184
作家當教授	187
文人從政論	191
親歷和他歷	194
怪才豈止盛家倫	196
唐德剛打靶	198
「客裡空」曹聚仁	203
《傅雷家書》長銷的背後	209
鄧拓身上的「士大夫」氣	213
馮至崇拜郭沫若	218
不罵幫助過自己的人	220
尷尬的代表作	222
文學活動家	225
過時的文字	227

大牌.....	229
無影龍套黃宗洛.....	230
爛到肚子裡的東西.....	232
「錢鐘書」與「錢鍾書」.....	233
一定要表態嗎？.....	234
犯人格.....	237
不笑的權利.....	240
豐子愷：1972年的另類寫作.....	243
浩然的時代脈搏.....	248
蘇雪林，壽則辱.....	250
董橋只想下蛋嗎.....	252
語錄體.....	254
王蒙被迫爭論.....	256
名人身邊的人.....	258
孫犁歎老.....	262
老來寫閒文.....	266
汪曾祺老來傲.....	268
地域性名人.....	270
笨功夫.....	273
余秋雨操刀的〈胡適傳〉.....	274
瓊瑤式肉麻.....	278
作為過渡的民間思想家.....	282

下
上
編
上

但恨不見替人 ——梁實秋和胡適

如果說梁實秋這一輩子只崇拜過一個人，那麼，這個人一定是胡適；如果說梁實秋只對一個人感恩，那麼，這個人也一定是胡適。1891年出生的胡適，比梁實秋整整大了十一歲。但梁實秋認為自己和胡適的差距不僅僅是十一歲。胡適早年寫有一部《留學日記》，後來改名為《藏暉室日記》，內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讀書札記，以及一些評論。梁實秋讀完以後，經過比較，認為自己在胡適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以學識的豐儉，見解的深淺而論，胡先生不只是長我十一歲，可以說長我二十一歲，三十一歲，以至四十一歲。」

民國年間，文壇、政界的頭面人物們都以說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為榮時，梁實秋從沒這樣自詡過，雖然兩人不乏往來，可他一直對胡適執弟子禮，畢生尊崇。

梁實秋和胡適的交往應該是1927年在上海共同參加「新月月刊」期間。胡適是「新月」的精神領袖，梁實秋是裡面最年輕的參與者之一。「新月」做鳥獸散後，在梁實秋和胡適之間發生的兩件事情，對梁實秋的命運改變很大，甚至成就了他的一生。

1934年，因為學潮的關係，梁實秋在青島大學已經十分被動，他迫切需要換一個環境。也就是在這時，身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的胡適向他伸出了援手。經過胡適斡旋，梁實秋於這年9月被聘為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義之外，還有所謂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的名義，名譽教授是對某些資深教授的禮遇，而所謂「研究教授」，則是胡適的創意，他想借此資助吸收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到北大，作為生力軍和新鮮血液。「研究教授」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課時數卻相應減少。這說明胡適對梁實秋的期望值很高。胡適的做法使他自己遭到了一些人的敵視。梁實秋回憶，有一年共閱入學試卷的時候，一位年齡與梁實秋相若的先生故意當眾高聲說：「我這個教授是既不名譽亦不研究！」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另外一件事是，在胡適的建議和推定下，梁實秋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並以此為終生事業，歷經近四十年的苦熬，終於完成了這一成就梁實秋其人的鴻篇巨製。可以想像，沒有莎士比亞全集，梁實秋僅憑那些雅舍小品如何能領到「大師」的頭銜？

胡適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而梁實秋的妻子程季淑老家也在績溪，因為這層關係，胡適在飯桌上經常如此介紹梁實秋：「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此外，他還喜歡對梁實秋念叨自己家鄉的情形。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號稱徽幫，其勢一度不在寧幫之下。有一天，胡適請羅隆基、潘光旦和梁實秋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他們剛進門，老闆一眼望到胡適，便從櫃檯後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活，梁實秋等人一點也聽不懂。等他們扶著欄杆上樓的時候，老闆對著後面廚房大吼一聲。他們落座之後，胡適問他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他們當然不懂，胡適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別優待老鄉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少。有兩個菜

給梁實秋的印象特別深，一個是划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麵，即什錦炒生麵片，非常別致。缺點是味太鹹，油太大。

胡適對梁實秋的關照和提攜並非特例。受過胡適說明的年輕人簡直數不勝數。「他住在米糧庫的那段期間，每逢星期日『家庭開放』，來者不拒，經常是高朋滿座，包括許多慕名而來的後生。這表示他不僅好客，而且於舊雨今雨之外還隱隱然要接納一般後起之秀。有人喜歡寫長篇大論的信給他，向他請益，果有一長可取，他必認真作答，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書札。他借頻繁的通信認識了一些年輕人。」

在臺灣期間，胡適特意拿出一筆款子，前後貸給一些青年助其出國，言明希望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量，豈不是最划得來的投資？」1955年，臺灣師範大學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學業成績異常優秀，得到了美國某大學的全份獎學金，就是欠缺簽證保證，無法成行。理學院長陳可忠先生、校長劉白如先生對梁實秋談起，梁實秋就建議由他們三個聯名求助於胡適。後來胡適果然出資幫那位青年完成了學業。

旅美華人作家聶華苓在一篇文章中記錄了恩師梁實秋的一件事。

1964年，我由臺灣來美國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師母。

「你沒有路費吧？」梁先生在談話中突然問我這麼一句話。

「您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國的路費，就是梁先生借給我的。我到美國後申請到一筆研究金，才還給了在西雅圖的文蓄。

胡適幫助別人，與人為善，提攜青年，已經成為一種慣性；梁實秋對年輕人的關愛，是否受到了當年胡適對自己的關愛的影響？

如果僅僅是這些關愛，似乎還不足以讓心高氣傲的梁實秋為之傾倒。梁實秋本身信奉理性、節制的白璧德，追求完美，而胡適中正平和，不發妄語狂語，不走極端。為人處事，恰恰符合這一標準。抗戰軍興，國家民族到了最後關頭，胡適奉派為駐美大使。數年任內，胡適僕僕風塵，作了幾百次講演，必力交瘁。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適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臺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梁實秋認為，此種事鮮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傳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徐志摩曾經說過「胡聖潘仙」一語，潘光旦因為只有一條腿，可躋身八仙之列，乃是戲謔之語，而稱胡適為「聖人」，梁實秋則深為認同。他說，「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別人的壞話。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之後喟然而歎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輒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

梁實秋記得有些人士想推胡適領導一個政治運動，胡適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梁實秋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但無論如何，哪怕是婦人之仁，總比所謂的「革命」更讓人放心。

梁實秋和胡適都是害怕「革命」和「運動」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有著斬釘截鐵的態度。左派文人屢次批判他們對當時的國民政

府是「小罵大幫忙」，其實並沒有批錯。當初，新月派文人在雜誌上嚴厲地批評時局，討論時政，骨子裡肯定沒有想到要推翻誰。是的，對於一個已經成為事實的合法的政府，無論它有著什麼樣的缺陷，若是自認為還有能力推動它做一些有利於民眾的事，為什麼不去推動呢？難道只有發動所有人起來推翻現政府才算真正地為民眾著想？想想吧，所謂的革命，最後得利的會是大眾嗎？無論口號多麼動聽，旗幟多麼鮮明，最後得利的一定是少數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是也。而少數幾個人，踩著被發動起來的成千上萬的人走向金字塔頂端。安定、自由才是絕大多數人的福祉，暴力運動絕對不是。

不僅社會生活如此，文化亦是如此。梁實秋晚年這樣評價當年的新文化運動：

新文藝運動是以白話文運動開端的。我們的文言與口語，相差過遠，這當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適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宣導白話文，因為合時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至今無數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張漸進改良的，他並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國六年一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中並無「革命」字樣。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陳獨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學革命論〉。胡先生緊跟著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加上「建設的」三字於「革命」之上，是有深刻意義的。「革命」二字原是我們古代的一個政治術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引申其義，應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謹慎使用，可能流於誇大。就文學而論，自古至今，有其延續性，有所謂「傳統」，從各方面一點一滴的設法改進，是可行的，若說把舊有的文學一腳踢翻，另起爐灶，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與白話清楚的劃分開來便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於某些人，相

當數量的文言已變成了他們日常應用的白話；對於另一些人，頗為簡易的白話可能還是和文言一樣的難解。胡適之先生寫《白話文學史》是有深長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話文學並非是新的東西，它有它的歷史傳統，白話文運動只是那個良好傳統的延長。這樣解釋，白話文學運動便沒有多少「革命」的氣息了，可是在五四之後幾年，一般青年是喜聞革命的，是厭舊喜新的，所以對於白話文學運動中之嶄新的部分固樂於接受，而對於中國文學的傳統則過分的輕視了。其結果是近數十年來優秀文藝作品之貧乏。

這就是胡適帶給梁實秋的反思和影響。人所共知胡適那句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其實這只是一副對聯的上聯，下聯則是：「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梁實秋念念不忘提醒別人：「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兩句話是相輔相成的。

1957年，胡適從美國回到臺灣定居，兩人的聯繫更加密切起來。當時在臺灣流傳著一本匿名的小冊子——《胡適與國運》，是專門批判胡適思想的。而胡適卻對朋友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1960年7月，美國華盛頓大學得福德基金會之資助在西雅圖召開中美學術合作會議，臺灣方面出席的人除胡適外還有錢思亮、毛子水、徐道鄰、李先閔、彭明敏和梁實秋等人。最後一次集會之後，胡適掏出一張影印的信件給梁實秋看。信是英文（中國式的英文）寫的，由七八個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員、大學教授、專科校長，是寫給華盛頓大學校長歐第嘉德的，內容大致說胡適等人非經學術團體推選，亦未經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國，而且胡適思想與我國傳統文化大相刺謬，更不足以言我國文化云云。

梁實秋問胡適如何應付，胡適說：「給你看看，不要理他。」還是典型的胡適風格。

胡適在生命後期耽於各種考證，有人對此頗有微詞。梁實秋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滯不前。考證《虛雲和尚年譜》，研究《水經注》，自有其價值，但不是我們所期望於胡先生的領導群倫的大事業。於此我有一點解釋。一個人在一生中有限的歲月裡，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創造性或者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領導者本身才學經驗之外，還有時代環境的影響，交相激蕩，乃能觸機而發，震爍古今。少數人登高一呼，多數人聞風景從。胡先生領導白話文運動，宣導思想自由，宏揚人權思想，均應作如是觀。所以我們對於一個曾居於領導地位的人不可期望過奢。胡先生常說「但開風氣不為師」，開風氣的事，一生能做幾次？

也許，只有梁實秋這樣的老友才能從胡適身上解讀出如此深刻的觀點。

1966年，臺灣《自立晚報》採訪梁實秋，他又針對胡適做了評價：

談到精神文明的式微，梁實秋先生對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的膽識是非常推崇的。他說，胡先生生前曾因寫文章坦直指出民族的弱點，受了不少人的誤解和責難，說他忘本，說他輕藐自己的同胞，甚至說他誣蔑民族的文化。其實，這些評論都有偏見，都是背公道的。

他說，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有一次，他和胡先生兩人一道去美國參加一項學術性的會議。胡先生應許多美國朋友之

請，曾以中國文化為題，發表過一次公開演講。他記得，胡先生所講的內容，都是以中國的道德精神為本位的，他推崇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心情，是極其實在而誠懇的。只不過在他看到中國文化傳續到今天所顯示出來的退化與墮落的現象，使他感到憂痛而有膽量承認，並敢於提出來討論罷了。

胡適去世後，梁實秋多次發表談話和文章，深表傷痛。有人問他有何感想，他脫口而出：「死者已矣，但恨不見替人」。他認為胡適的位置之所以找不到替人，一是因為胡適的學問，二是因為胡適的道德。「我們於哀悼震撼之餘，應該平心靜氣地想一想，胡先生所畢生宣導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學懷疑的態度，現在是不是還需要，我們自己在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點點貢獻？如果胡先生所宣導的精神態度，能夠繼續努力加以推進，則胡先生雖死猶生，千千萬萬的人，都可說是胡先生的替人了。」

梁實秋和胡適相比，自有高下，梁實秋認同其高，遵從其高，並為其高奔走呼號。他不愧是胡適的好學生好兄弟。

(2008年3月)